

安徽省傳統劇目彙編

皖南花鼓戲

(第八集)

要 目

腌腊菜 打城隍

打沙鍋 打瓜園

假報喜 招菜台

安徽省文化局劇目研究室編

皖南花鼓戏八集目次

腌腊菜.....	(1)
小放牛.....	(5)
打朴釘.....	(10)
唐老三下江南.....	(14)
张监生調情.....	(16)
打芦花.....	(19)
看 粗.....	(26)
卖杂货.....	(31)
打城隍.....	(35)
打砂鍋.....	(39)
小补缸.....	(47)
张怀庭打长工.....	(54)
打豆渣.....	(57)
王和卖綫.....	(71)
卖抱子花.....	(73)
张三卖豆腐.....	(74)
打瓜园.....	(76)
柏老四反情.....	(86)
賈四成嫖院.....	(90)
假报喜.....	(98)
打面缸.....	(111)
捐菜台.....	(123)

醃 腊 菜

李惠文 段全福 口本述

人物：

张不顯 (简称张)

杨 氏 (简称杨)

(张不顯上)

张： (引)話有一句，坐到說。

(詩)昨日来赶集，未曾轉回归，想起綫子錢，令人多着急。

(白)在下张不顯，老婆昨天叫我卖綫子，綫已卖掉，錢給我賠輸掉了，回去老婆一定要向我要錢，拿什么話回她？有了，我是鉄匠的围腰，不免抵她一火，回家走走。(起“冬庄”)

(唱“四平”)张不顯大街动了身，一心轉回自家門。(“凤点头”)撒开大步往前进，(“滾七鍾”)自家不远攔了身。(“长鍾”)来至在大門外身站定，(“滾七鍾”)叫一声老婆快开门。(“扎鍾”)

(白)老婆，开门。(杨氏上)

杨： (唱“汉調”)杨氏悶沉沉，(长鍾)听得人叫門。想必是张不顯轉回程。(“凤点头”)想必是张不顯轉回程。(“藍桥鑼鼓”)迈步往前行，打开兩扇門，果然是张不顯轉回程。(“凤点头”)果然是张不顯轉回程。(“藍桥鑼鼓”)

(白)张郎回来了，請进去。

张： (快板)一进門，作一个揖，叫声老婆听端的，昨日叫我去卖綫，今天回来暗暗的，实是沒得臉见你。

杨： (唱“汉調”)昨日去赶集，未曾轉回归，休怪奴家來說你。(“凤

点头”)休怪奴家來說你。(“藍橋鑼鼓”)

張: (快板)有話當面說,有菜當面吃,為何背後亂咕噥。

楊: (唱“漢調”)昨日去賣錢,今天轉回還。為何不拿賬來算?

(“風點頭”)為何不拿賬來算?(“扎錘”)

張: (旁白)啊呀!老婆叫我算帳,錢我輸了。這如何是好?有了!她說七,我說八。老婆听了!

(快板)一進門,抬頭望,眼觀婆娘沒得氣象。河這邊,河那邊,有個腊菜園,砍得七八十來担,為何不把我的菜來醃?

楊: (唱“漢調”)伸手摸一把,沒得一粒鹽,叫我怎把菜來醃!

(“風點頭”)叫我怎把菜來醃?(“藍橋鑼鼓”)

張: (快板)沒得鹽,不為難,隔壁有個王二哥,又有油,又有鹽,借點鹽,醃醃菜。該何難?

楊: (唱“漢調”)我在娘家當閨女,從來不管錢,叫我怎樣借油鹽?

(“風點頭”)叫我怎樣借油鹽?(“藍橋鑼鼓”)

張: (快板)光棍每日去趕集,為何不做飯我吃?

楊: (唱“漢調”)伸手摸一把,沒得一粒米,叫我怎樣弄飯吃?

(“風點頭”)叫我怎樣弄飯吃?(“藍橋鑼鼓”)

張: (快板)家里三斗毛大麥,隔壁有個大碾盤,直是碾,直是轉,碾得七八十來轉,做點飯吃不為難。

楊: (唱“漢調”)叫我去碾米,那得多為難,叫我一人怎樣碾。

(“風點頭”)叫我一人怎樣碾?(“藍橋鑼鼓”)

張: (快板)光棍每日去趕集,為何不洗衣裳穿?

楊: (唱“漢調”)前天在下雨,昨天是陰天,我洗的衣裳沒有干。

(“風點頭”)我洗的衣裳沒有干。(“藍橋鑼鼓”)

張: (快板)前朝下大雨,昨朝是陰天,當洗的衣裳不得干,叫我怎樣把集趕?

楊: (唱“漢調”)隔壁的王二哥,他有个藍布衫,借到穿穿有何難?

(“風點頭”)借到穿穿有何難?(“藍橋鑼鼓”)

张：（快板）光棍长了这么大，从来没有借衣穿。

杨：（白）你没向人家借过衣穿，怎么叫我去借油盐呢？

张：（白）唉，唉！老婆抵得我气都不出来，这怎么办呢？

杨：（白）张不显我来问你，你卖我的线子钱拿过来！

张：（白）钱哪，给人家借去了。

杨：（白）那个借去了？

张：（白）老大、老二、老三借去了。

杨：（白）那个来还呢？

张：（白）老四、老五、老六来还。

杨：（白）不要慌，待我来算算看。老大、老二、老三借去了，老四、老五、老六来还。啊呀，这不是骰子么二三四五六么？张不显我来问你。

张：（白）问什么？

杨：（白）想必是你又掷骰子输掉了。

张：（白）输掉了，还不是输掉了。

杨：（白）张不显！我在屋里纺线，象抽鬼筋一样的。纺点线叫你去卖，你把钱赌输掉了，这个日子怎样过法呢？

张：（白）输了，你记得，我赢的呢？你就忘记了。

杨：（白）你赢的钱在那里？

张：（白）我赢的钱买了柴，买了米，又代你买了衣服。

杨：（白）张不显呀！我把你好一比，一人走路，前面朝前（谐音）（“长锤”）

（唱“汉调”）你今天也是赢，明天也是赢，田地家当输一个干大净。赌博场里假充光棍。（“凤点头”）赌博场里假充光棍。（“蓝桥锣鼓”）

张：（快板）光光棍，棍光光，家有梧桐落凤凰，家有金银和田庄，三个骰子碗内亮，先卖田，后卖房，田地卖得精大光，免得儿子儿孙完钱粮，你看便当不便当。

杨：（唱“汉调”）你说赌博好，你说赌博高，那一个赌博有下梢，
（“凤点头”）那一个赌博有下梢。

张：（快板）你说赌博没得好处，有一辈古人向你明，昔日里有个赵匡胤，输打赢要后来坐龙庭。

杨：（唱“汉调”）他是天上紫薇星，你把什么比他人。（凤点头）你把什么比他人。（“蓝桥锣鼓”）

张：（快板）他是个男，我是个汉，他挑八斗，我挑一担，他挑八斗做皇帝，说不定我也是一个知县官。

杨：（唱“汉调”）低头瞄一瞄，抬头瞧一瞧，绣鞋没得底，罗裙没得腰，我三伏天穿一件破棉袄。（“凤点头”）三伏天穿一件破棉袄。（“蓝桥锣鼓”）

张：（快板）破衣裳，莫嫌旧，旧的总是新的换。昨日打从大街过，碰到一个酒花子，吃得梆子露着肉，你看够受不够受。

杨：（唱“汉调”）你说你有理，总算你有理。你还是娶奴家吃肉的。
（凤点头）你还是娶奴家吃肉的。（“蓝桥锣鼓”）

张：（学唱）你还是娶奴家吃肉的。

杨：（白）算你会对，我也不管你的事，随你怎样吧！

张：（白）老婆，我是一个脾气，你叫我做事，我懒得去做事，你不叫我做事，我偏要找点事做做。

杨：（白）你还有这样的怪脾气。好吧，那末你就不要做事，玩玩好了。

张：（白）那可不行，我就得做事。

杨：（白）好，你到外间种田，我在家中纺纱。我们这个日子就好过了。

张：（白）好！好！好！我们就这样办。（“长锤”）

杨：（唱小腊花调）夫妻们吵咀笑哈哈，叫一声儿的夫奴的当家，（丑作鬼脸）你到外面去种田，（丑作鬼脸）我在家中来纺纱。
（丑作鬼脸）

杨、张：（同白）我们干活去啊！（张拉杨跳下）

—— 剧终 ——

小 放 牛

陈大华口述本

人物：

牧 童 (简称童)

村 姑 (简称姑)

(牧童上)

童：(数板)：一块地、两头凹，一头种籽，一头结瓜，呆瓜不结子，呆子不结瓜。哈……。

(白)我牧童。帮给员外放牛，今日天气晴和，将牛儿牵出，柳道放草。呀！呀！(进栏牵牛出)低角，低角。(童骑牛，将童跌地，牛跑)小牛慢走，牧童这厢赶来了。

(唱)一出门来，二目瞧，(咦，哪哈嗨，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嗨，嗨啦啦嗨)，那厢来了一个女姣(喂嗨)娃。头上戴一枝花，身穿綾绸衫，杨柳腰细一把搯，小小金莲不过三寸八。两眼望着她，心里想着她，得一个相思病将人 来 害杀。(喂啦啦啦啦嗨啦啦嗨)得一个相思病 将人 来害杀。(喂啦啦嗨)(村姑上)

姑：(唱)三月里来，桃子花儿红。桃子花儿红，杏子花儿白，梨子花儿开，又得见芍药牡丹遍地黄。行来在，来在荒郊，得见牧童，头戴斗笠，身穿蓑衣，倒骑牛背，手拿玉笛，啾啾啦啦吹的是个小曲调。叫声牧童哥哥。

童：(白)喂！

姑：(唱)你过来，我问你，我要到杏花村路走那条？

童：(唱)牧童开言道，邀声女娘行，双手一指，东指西指南指北指，

前面不远，大戶庄村，杨柳树上，挂了一个招牌。你要吃好酒好菜，去到杏花村。

姑：（白）牧童哥哥，請了請了。

童：（白）請了請了，你从那里而来，往那里而去。

姑：（白）我从娘家而来，婆家而去。

童：（白）娘家什么村，婆家什么村。

姑：（白）娘家二里村，婆家杏花村。

童：（白）听你講說，你往杏花村而去？

姑：（白）是的。

童：（白）到杏花村从这条路走。

姑：（白）告辞了。（下）

童：（白）慢来，慢来，人讲杏花村的小女子，会唱小曲小调。我把她叫回来唱几个小曲小调，给各位散散心，给我牧童散散肝。
小姑娘回来！（姑上）

姑：（白）回来就回来，牧童哥哥讲说什么？

童：（白）人讲杏花村的小女子会唱小曲小调，叫你唱几个小曲小调给各位散散心，给我牧童散散肝。

姑：（白）牧童哥哥，我那杏花村的小女子，一个一个都会唱，就是我不会唱。

童：（白）你不会唱？你说你不会唱，我把你妈——

姑：（白）你把我妈怎么样？

童：（白）把你妈接到我家中大叫她三声。

姑：（白）叫她三声什么？

童：（白）叫她三声丈母娘。

姑：（白）我上你的当了。

童：（白）上当不过一回。

姑：（白）牧童哥哥，会唱到会唱，就是没有人帮腔。

童：（白）不嫌棄，我牧童給你帮腔帮腔。

姑：（白）牧童哥哥，会帮腔就帮腔，不会帮腔站在一旁，听我唱一个杨二郎。

（唱）二郎神来本姓杨，

（白）牧童哥哥，请帮腔。

童：（白）来了。（二人同行腔）

（唱）哎呀我的妹，

姑：（唱）哎呀我的哥。

童：（唱）我爱我的妹妹一双好小脚，

姑：（唱）哥哥爱小脚怎不讨一个？

童：（唱）心想讨一个腰中无奈何，

姑：（唱）哥哥没有钱对我的妈妈说。

童：（唱）对你妈妈说将你许配我，

姑：（唱）许配就许配哥哥打一个镪。

童：（唱）我是不打镪，

姑：（唱）你要是不打镪，我回去了吧。（欲走）

童：（唱）哎呀啞妹，哎呀啞妹，妹妹你回来，妹妹你回来。

姑：（唱）叫我回来就回来。回来做什么？

童：（唱）我与你打个镪。

姑：（唱）打个什么镪？

童：（唱）打个太平镪。

姑：（唱）镪儿怎么响？

童：（唱）七个嚙咚噏，八个嚙咚噏，咚噏咚噏咚噏一咚噏。

姑：（白）牧童哥哥，唱也唱了，让我回去吧。

童：（白）让你回去不难，天气还早，出几个诗联对儿，对得到就回去，对不到我就不让你回去。

姑：（白）我打上道而走。

童：（白）我在上道栏着。

姑：（白）我从下道而走。

童：（白）我在下道栏着。

姑：（白）牧童哥哥，诗联对儿你要少出几个。

童：（白）请了。（两人比四角）

（唱）天上梭罗什么人来栽？地下的黄河什么人来开？什么人把守三关口？什么人出家一去不回来。（重句）

姑：（唱）天上梭罗王母娘娘栽，地下的黄河老龙开，杨六郎把守三关口，韩湘子去出家一去不回来。（重句）

童：（唱）洛阳桥什么人来修？玉石栏桿什么人来留？什么人骑驴桥上走？什么人推车压成一条沟？（重句）

姑：（唱）洛阳桥本是鲁班修，玉石栏桿古人留，张果老骑驴桥上走，柴王爷推车压成一条沟。（重句）

童：（唱）什么人董家桥打五虎？什么人敲梆卖香油？什么人拖刀桥上走？什么人在马上观春秋？（重句）

姑：（唱）赵匡胤董家桥打五虎。郑子明敲梆卖香油，那周仓拖刀桥上走，关二爷在马上观春秋。（重句）

童：（唱）什么鸟穿黑又穿白？什么鸟穿的一身黑？什么鸟身穿什样锦？什么鸟穿的蓝的蓝布色？（重句）

姑：（唱）喜鹊穿黑又穿白，乌鸦身穿一身黑，斑鸠身穿什样锦，麻雀穿的蓝布色。

童：（唱）姐家门口一道桥，有事无事走三遭。

姑：（唱）休要走休要摇，我家男儿怀揣杀人刀。

童：（唱）怀揣杀人刀，那时又何妨，那怕一死冒红光，若是牧童把命丧，灵魂儿扑至在姐的身上。（重句）

姑：（唱）扑在奴身上，那也有何妨，我的男儿会画符方，三符两符来拿住，我将你钉在太路旁。（重句）

童：（唱）钉在大路旁，那也有何妨，变一个桑树路边藏，只等大姐来采桑，桑枝挂破姐的衣裳。（重句）

姑：（唱）挂破奴的衣裳，那也有何妨，我的男儿会木匠，三斧两斧来砍

倒，将你抛至在养鱼塘。（重句）

童：（唱）抛在养鱼塘，那也有何妨，变个鱼儿水里藏，只等大姐来洗衣，学一个张生戏红娘。（重句）

姑：（唱）张生戏红娘，那也有何妨，我的男儿会撒网，三网两网来打起，吃你的肉来喝你的汤。（重句）

童：（唱）吃我肉不该喝我的汤，变一个鱼刺碗中藏，只等大姐来喝汤，鱼骨头卡至在姐的喉咙上。（重句）

姑：（唱）卡在喉咙上，那也有何妨，我家男儿开的是药坊，三付两付打下地，将你骂至到茅厕缸。（重句）

童：（唱）骂到茅厕缸，我也有何妨，变一个蜜蜂落在缸边上，等只等大姐来撒尿，蜜蜂儿落在花心上。

姑：（唱）落在花心上，那也有何妨，我的男儿会耍枪，三枪两枪来打死，叫你二次见阎王。（重句）

童：（唱）二次见阎王，那也有何妨，死至在阴间告阴状，今生夫妻不能配。到来生我与你夫妻配成双，到来生我与你夫妻配成双。

姑：（白）牧童哥哥，对儿也对了，天色不早，让我回去吧！

童：（白）回去不难，大叫我三声。

姑：（白）牧童呢！

童：（白）喊十声，喊八声，我都不让你回去。

姑：（白）怎么喊才让我回去。

童：（白）六月天，象牙筷子挑凉粉，一挑一缩，我的亲亲的滴滴的好牧童哥哥。

姑：（白）还要这样叫。

童：（白）是呀！

姑：（白）六月天，象牙筷子挑凉粉，一挑一缩，我的亲亲的滴滴的好牧童哥哥。（跑下）

童：（白）唉！太姐跑了，待我赶我的牛去啊！（赶牛下）

—— 剧终 ——

大 补 釘

李惠文 段全福 口述本

人物：

王翠紅 (簡稱王)

周云溪 (簡稱周)

(王翠紅抱小孩上)

王： (唱“凤阳調”)清早忙巴巴，收拾扫地下。扫了地下，儿呀，扫了地下，儿呀，收拾紡棉紗。(“凤点头”)扫了地下，儿呀，收拾紡棉紗。(“长鍾”)搖子拖攏来，忙把娇儿篩，娇儿莫哭，儿呀，吃娘一口奶。(“凤点头”)娇儿莫哭，儿呀，吃娘一口奶。(“长鍾”)忙把車儿搬，車儿搬在堂中間，閑暇无事，无事紡棉綫。(“凤点头”)閑暇无事，无事紡棉綫。(“长鍾”)車儿本是八块板，当中加一个跑馬綫，紡一个絮子，絮子象牡捋。(“凤点头”)紡一个絮子，絮子象牡捋。(“长鍾”)一天紡四两，二天紡半斤，三天十二两，四天共一斤，全靠我紡綫，养活一家人。(“凤点头”)全靠我紡綫，儿呀，养活一家人。(“长鍾”)听说綫子跌了价，放下綫子不紡它，怀抱娇儿，走我的乾亲家。(“凤点头”)怀抱娇儿，走我的乾亲家。(“扎鍾”，下)(长鍾)
(周上)

周： (唱凤阳調)十七八岁我死了亲，廿四、五(啲啲)还得打单身。那年打单身(哎哎子啲)打得到如今。(“凤点头”)那年打单身(哎哎子啲)打得到如今。(“长鍾”)小子生得命好苦，十七、八岁我(啲啲)死媳妇。背搭子破了(哎哎子啲)沒得人

补。(“凤点头”)背搭子破了(哎哎子哟)没得人补(“长锤”)。帽子破的滿天星，褲子破的(哟哟)几条筋，背搭子破得(哎哎子哟)没得大襟。(“凤点头”)背搭子破得(哎哎子哟)没得大襟。(“长锤”)我在家中心愁空，乾妹家中(哟哟)走一程，我請乾妹子(哎哎子哟)乾妹子打补釘。(“凤点头”)我請乾妹子(哎哎子哟)，乾妹子打补釘。(“长锤”)背搭子抖一抖，乾妹子家中(哟哟)走一走，有人知道(哎哎子哟)这个事不为醜。(“凤点头”)有人知道(哎哎子哟)这个事不为醜。(“长锤”)将身走出門，随手带上(哟哟)两扇門，乾妹子家中(哎哎子哟)走一程。(凤点头)乾妹子家中(哎哎子哟)走一程。(长锤)迈开大步往前进，乾妹子家中(哟哟)撇了身，有請乾妹子，妹吓，乾妹子快开門。(“凤点头”)有請乾妹子，妹吓，乾妹子快开門。(扎锤)(王上)

王：(唱)繡房悶沉沉，有听得人叫門，用手打門两扇，果然是乾哥，哥儿唉！

周：(唱)妹呵，乾哥哥到来临。(“凤点头”)

王：(唱)果然是乾哥，哥儿唉！

周：(唱)妹啊，乾哥哥到来临。(“长锤”)

王：(唱)口叫乾哥你請进。

周：(唱)随定乾妹子，妹呵，

王：(唱)哥儿！

周：(唱)走的走进門。(“凤点头”)随定我的乾妹子，妹呵，走的走进門。

王：(唱)椅子拖一拖，乾哥你請坐，我到厨房，哥呵！

周：(唱)妹呵！

王：(唱)倒茶你解喝。(“凤点头”)奴倒香茶，哥呵！

周：(唱)妹呵！

王：(唱)倒茶你解喝。(“长锤”)

周：（唱）乾妹子生得多賢慧，進門就是（啲啲）茶一杯，我喝香茶，妹
呵！

王：（唱）哥呵！

周：（唱）乾妹子你接杯。（“長鍾”）

王：（唱）開言便把乾哥問，無事不到，哥呵！

周：（唱）妹呵！

王：（唱）無事不到我的家門。（“鳳點頭”）無事不到，哥呀！

周：（唱）妹呀！

王：（唱）我的家門。（“長鍾”）

周：（唱）十七八歲我死了親，廿四五（啲啲）打單身。那年打單身（唉
唉子啲）打得到如今。（“鳳點頭”）那年打單身（唉唉子啲）
打得到如今。（“長鍾”）帽子破的滿天星，襖子破的幾條
筋，背搭子破的沒得大襟。我請我的乾妹子，妹呀！

王：（唱）哥呀！

周：（唱）乾妹子打補釘。（“鳳點頭”）我請我的乾妹子，妹呀！

王：（唱）哥呀！

周：（唱）乾妹子打補釘。（“長鍾”）

王：（唱）又听乾哥把話明，怎不叫奴家想在心，拿一根綫拿一根針，
口叫哥，哥呀！

周：（唱）妹呀！

王：（唱）乾哥請旁人。（“鳳點頭”）口叫乾哥，哥呀！

周：（唱）妹呀！

王：（唱）乾哥請旁人。（“長鍾”）

周：（唱）不是好寶不傳代，不是親家我不來，自己的乾妹子請不動，
還到那廂，妹呀！

王：（唱）哥呀！

周：（唱）那里去請旁人。（“鳳點頭”）還到那里，妹呀！

王：（唱）哥呀！

周：（唱）那里請旁人。（“长鍾”）

王：（唱）乾哥哥哭得好伤心，怎不叫奴家軟了心。我給我的乾哥，哥呀！

周：（唱）妹呀！

王：（唱）乾哥哥打补釘。（“凤点头”）我給我的乾哥，哥呀！

周：（唱）妹呀！

王：（唱）乾哥哥打补釘。（“札鍾”）

周：（白）呀呵，乾妹子，你帮我补衣裳嗎？

王：（白）乾哥哥呀，我帮你补衣服，我俩要換工。

周：（白）換什么工。

王：（白）我帮你补衣服，你帮我带小把戏。

周：（白）带小把戏，还没有带过。

王：（白）你没有带过，我教你带。一个手捧到屁股，一个手捧到头，他只要不哭就笑了。

周：（白）那我会带（接小孩）你到哪里去补衣服？

王：（白）我到后面去补，前面小把戏吵，补不成。我带补衣服带烧鍋，飯好了喊你吃飯。（下场）

周：（白）小把戏好玩。（喇叭学小孩叫）呵呀坏了，小把戏哭了，这怎么办？小把戏，对你讲，不要哭，我来唱戏把你听。（搬椅子小孩放着坐到）不要哭啥。我来唱戏，呵呀坏了，我还唱不到，（喇叭又学小孩哭）你当真要听戏。我还唱不到呢！我来唱点什么，我来唱一个小調儿。（随唱“札鍾”）

内：（白）乾哥哥来吃飯啲。（下场）

—— 剧終 ——

唐老三下江南

徐盛德口述本

人物：

唐老三（简称唐）

阮氏（简称阮）

（唐老三上）

唐：（唱“慢淘腔”）表家乡住之在南漳小县，（重句）我姓唐名老三自表家园。我大哥在街坊提笔教馆，我二哥在乡下苦种庄田。只掉下我唐老三无有事干，当一个牛经纪敲几个用钱。东庄上买一个老黄牯，西庄上又买一个老黄尖。只要我佃钱敲到手，管他耕田不耕田。昨日里闲无事去把集赶，耳听得众人等讲一週。有人说江南田地好，有人说孝丰县好大竹山。一棵毛竹做水桶外做扁担，那杉树能造米粮舟船。一束稻子能打一大碗，粟谷米能长到一尺二三。棉花桃子赛鹌蛋，一串钱能买八十斤盐。葫芦长得水桶大，南瓜长得磨子圆。人人都说当年遭大乱，洪杨躲在九龙山。江南人儿发瘟死，全都是客家人种庄田。唐老三不相信下河去看，掂的掂挑的挑都下江南。我本当随众人江南去，撇下了阮氏妻独守孤单。我今日转回在茅棚里面，夫妻俩商议同下江南。正行走来抬头看，自家不远就在面前，迈步走进茅棚里面，（“撩子”进门解）阮氏妻来唐老三回还。（重句）（阮氏上）

阮：（“唱淘腔”）阮氏女在后面正造茶饭，耳听得茅棚内叫我一言。煮一碗老南瓜没有煮烂，炒一碗酸辣椒未有放盐。放下了火不烧前堂观看，（小园场“撩子”）果然是唐老三夫转回家园。我的夫昨日里去把集赶，你可打听了米粮价钱。（重句）

唐：（唱）我的妻休要問我一遍，唐老三言共語妻听心間。昨日里去至在大街內面，耳听得众人等說些謠言。有人說江南田地好，有人說孝丰县有大竹山。一棵毛竹做水桶外做扁担，那杉树能造米粮舟船。一束稻谷能打一大碗，粟谷米能长到一尺二三。棉花桃子賽鷺蛋，一串錢要买八十斤盐，葫芦长得水桶大，南瓜长得磨盘圆。是这等轉回在茅棚里面，夫妻商議同下江南。（重句）

阮：（唱“快淘腔”）我的夫休要講說一遍，妻有心来听心間，一家人在湖北多么安然，下江南別了六亲卖了祖先。（重句）

唐：（唱）听此言不由人怒冲滿面，罵一声阮氏妻大大不賢。我下江南你不愿，死在湖北受熬煎。租田种田田租重，前年遇着大天干，我請老板把租看，一家大小忙不安。众位先生与我方便，为夫的旁边哀告半天，他亲自註租只两担，我一家大小都苦欢。下半年我去把賬算，扣了我的押板錢。只扣得唐老三怒冲滿面，我打了老忘八几个皮拳。只打得老忘八血流滿面，董事保証告进官。将我拿至在南漳小县，打了我四十板杖出衙前，我的妻你为我思想一遍，你看穷人好不可怜。（重句）

阮：（唱“慢淘腔”）耳听得唐老三夫講說一遍，倒把阮氏女想在心間。回轉头见我夫妻有話言，你的妻言共語夫听心間，我的夫去只在我娘家去，把母亲接在我家宽住几天，我的母亲来只在我家內，母女們吃杯餞行酒同下江南。（重句）

唐：（唱）又听得我的妻講說一遍，到把我唐老三又喜又欢，（“揀子”）在茅棚辞阮氏走出外面，（出門解）日落西山后望夫回还。（重句）

阮：（唱）又得见我的夫走出外面，倒把我阮氏女喜在心間，豈不见唐三夫轉到后面。日落西山后等夫回还。（重句）

（据李惠文口述本校訂增补。）

—— 剧終 ——